

藤澤南
岳校疏

增補蘇批孟子

亭

仁18
327
2



字才三多

同會 政印

同會印

同會印 327

○時雨承上雲霓

此節分兩截雲霓以上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以下言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上截先引書而後自說下截先自說而後引書議論在中間引証在兩頭差傳多此法

○來蘇據書室家相慶之語或以為莫理之意誤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動字落得妙分明是自已
惹禍
猶字與速字應止字與動
字應

君之民三字極響醒對上
吾有司幾千人對上三十
三人有司莫以告對上良
莫之死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
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
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

君無尤句應兩節即以起
下節

○賴襄曰是補張輩之
所不能及

此節一曲一折十分優婉

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
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玉者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言用承北五
上之七

○強為即力行

○則不之則猶而

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

擇於斯二者

○此章逆叙，不曰臧倉而必加廢人二字，通節皆是廢人之詞，看其用何哉二字，突出廢人之狀，一氣注下，儼然命以無見君無見焉一句，聲色俱厲，非廢之甚，何無所忌憚乃爾，一諾字亦寫出昏庸之于廢，倖如畫。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遇以命言者非相見之謂也

○當路謂當要路也

○四書滕言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非孫也

增補德性語

去

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粲然不悅曰：爾

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以專入兩路形起功烈之專

王字與霸顯字對以字承上二以字說來正答猶不足為之問以字含孟子之德齊字合時勢且以二字一氣貫至大行句其中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說文王致王之難正與反手對鉢以起下易字

由湯一層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一層見商家貽澤之遠又有一層見家賢維持之九言商不易失正見文王之不易得也是對面寫法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

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

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增補德性語

去

七

久而後失在商邊略作一小吏是以難也方作一大東

今時則易然句應上反手開下二節

飢者二句引喻不用找正意而正意自明咏歎淫沃

增補錄

共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極云結上時字

登上

蘇云振起

蘇云應以齊王

形容致王之易又應以齊王句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妙喻

蘇云時字結

蘇云應意實切

此章分兩大截以齊王猶反手句乃一篇樞紐以上黜霸功而崇王道以下詳言王齊之所以易通篇以德時勢三字為眼目曾魯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藉勢也上截凡在兩次開合可復許乎一開而子為我願之乎一合猶不足為與一開以齊王猶反手也一合下截亦一開一合是以難也一開惟此時為然一合下截又分兩截是以難也以上言文王所以致王之難非德不足而時勢之不足也以下言王齊之所以易以德而乘時勢也中間引齊人之言借出時勢二字承上落蓋以齊王猶反手句為通篇樞紐而齊人有言節又為下截之樞紐也 由湯至武丁一段言文王之時難地莫非其有一段言文王之勢難夏后殷周一段言齊之勢易與尺地一段相對且王者不作一段重齊之時易與由湯一段相對又引孔子言德本速轉遠德一邊以上三節尚寬論備時勢德道理如此到末節總承上而申論之當今之時是有時萬乘之國是有執行仁政是有德事半功倍二句繳明王齊反手之易與文王百里之難為通篇大結應

曾甫錄此孟子

卷五

三

七之三

通章以不動心為主其所
以不動心者由于知言養
氣而知言養氣卻從願學
孔子來

○動心謂轉志改意也以
畏懼疑惑解之者非

○以下文例養上疑脫所
字

○層撓目逃皆連讀

○目字本在量字上是
因丑借五貫為言故字
亦借黜舍之養勇以引入
養氣之說以黜陪舍以黜
舍陪養字子夏卻又以子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黜之養勇也不

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天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夏禮曾子志學之學源本
曾子說曾子正陪出已

一路脫脚空中形影皆屬
神化之筆

○胸自胸曰上守約守氣

○辨解于襄孔子弟子家
語弟子解顏相與于襄

皆字正是孟子陪客

○二焉字有吸斥之辭言
志先至于此地氣即次至
于此地也

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舍施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曾南采此五

○蹶者趨三字聯言蹶者之趨豈心所欲乎是氣所為也

此四節申言養氣前節就養成後言後一節以平時直養去夫言

○直字向下文說以義與道養之而又有以直養之語則不可解

○勿正心三字衍

蘇云引喻先提一句莊子多此法

此兩節總歸直養無害一句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蘇云五轉

蘇云六轉

直字跟上縮

浩然之體段

浩然之功用

結應章

以下借喻以明助長之害

○為無益而舍是忘履苗是助長可以見上勿正心之贅

此節申言知言上四句因外而知內下六句即始而知其終 ○生於云々世

五字辭理在拱樞入耳上言知言養氣已盡此下

則言願學孔子故于上下分界處特着此節總上起下○善為善言善法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轉辭養氣

蘇云七轉

蘇云六轉

不敢當聖。又不欲安于賢。且不願同于他聖。層層爲。願學孔子作勢。

○曰姑舍是。蓋顏淵問子。譽也。等先進故孟難措。辭也。丑悟其意故更引伯夷伊尹也。朱註非。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蘇云九轉

蘇云便簡

蘇云十轉

蘇云三句承轉結

蘇云土轉

以下言孔子尤盛于羣聖。以見其所以願學之意。

未有夫子未有盛于孔子。應上未有孔子以明願學。

○類義曰。章尾如而吾願。

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坵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

賢補疏比孟子

三

學之豈原為管仲輩一
字者

此以霸功形起王道之言
王霸之心有誠偽下言應
之者亦有誠偽

○不字包思服二字與魏
武履歌行概可以慷慨同例

首二句一章大旨如惡二
節言仁則榮之實多國家
二節言不榮則辱之實衆
又自求總結而引証之
如惡之一轉極有力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者有失國以德行仁者王王
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
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
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淫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上五節樂言感應之理末
節方是實事信能行此五
者句為通章轉關
○應亦法也法字不穩恐
征誤言應則不征征則不
應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賴襄曰五下矣字下也字相配或各其轉據頓挫處在率子弟攻父母一

○香更不使也

而願耕於其野矣。廬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声兒死時號咷也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里屬也言其身之所居
處也

蘇云活潑變幻不可端倪
若游龍若迅雷

此章文法如累臺然一層
高一層至舜而地位乃極
末節言舜而由禹在其籠
章中矣

堯舜禹湯

孟子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蘇云解智

只申言喻意而正意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

從舍已說到取人從取人
說到與人筆意歷落

前一節敘事末節總斷

此節一步緊一步總畫出
隘字

○或曰望然去之五字
當移浼焉字下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出
不恭字

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
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又就由禹舜推開說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
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
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會通

孟子

孟子

○天時寒暑風雨皆是何唯時日支干而已乎

側爾焉能挽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類義曰孫子兵法十三篇主意亦是已兩意對縮縮收上直到完童頂一勿如塔尖插雲

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起處總提下面分應孟文多用此法然此篇提處以天時陪地利以地利陪人和用聯遞法注重人和故二節申應之後又二節又暢言人和之無敵與他處總提分應之法又變次節言天時處有虛實之筆三節言地利處用實排之筆得道多助二句從正面說到反面寡助之至二句從反面轉還正面此四句猶反正對舉以天下二句則以正面申反面作一層看其轉接靈緊處妙用頂針句法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以不可召意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

○如字有味

○采薪之憂平時采薪之餘勞

王之敬子二句在下辨察開端語有關鍵

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
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
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孟子託疾之意愈造於朝我
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
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
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
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

亦未嘗以疾

蘇云孟子乃不可召之臣齊王召之所以不去引三達曾見不可召意

蘇云此言道德字正應遠尊

敢以陳於王前破未見敬王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
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
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
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折句雖出道字夫豈不義而曾子
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

皆甫亦此孟子

上之天

蘇云結語似翩翩欲舞

不敢召就君說不可召就
臣說以不敢召跌出不可
召以管仲跌出自已收拾
上文歸結全篇絕大筆力

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
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不應召只大有為之君節數語可了乃前路卻用公孫丑仲子曼子作醜寫出旁人體體又以
公孫仲子引起景子故寫景子處凡作兩層辨駁前一層明已之敬王猶遠遠說來求說到不應召
上後層說到不得以一慢字雖已含不意然猶未顯直至大有為之君節方明說出未又引
湯桓不召尹仲為大有為之君作証以自況看其前後借陪中間虛實相足何等層層次何等筆力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

皆是也一句斷定下申明
比字與二字對是字與非
字對

若於二字從上二節轉下
未有處類上遠行戒心
○貨音貨之貨以我為貨
也

○大夫姓名逐次顯出亦
一法
失伍借說失職打轉正意
卽用上喻意字面孟子最
多此法

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
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
遠行者必以贖辭曰餽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
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蘇云事已在前只用喻說
又云此喻切當不待詳說
而人已悟之矣

為王誦一句括上三節省
卻多不筆墨此是撮記法
亦議中夾敘法

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言。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
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
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

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

此章解未美之疑。以善於
人心四字為主。悅字懷字
都本盡心來不以天下儉
其親乃所以盡心也。次

節說先王之制三節說已所以美其本之意是就人子身上說四節又就化者說末節引語作結正與末若以美然相應
○辨野嚴儼通言在喪也禮記吾子儼然在憂也○朱註為有之為當作而○比及也化者肌膚消化也
上節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見齊非伐燕之上節發明可字下節發明未也一章私字一章家字一章之斷
○以私知其實主所命

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八喻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喻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五義未也相應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以知形起不知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

此節承上過字問論一番却是實賈為王女過之意

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出脫齊上在且字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

○方鍾當今三千三百石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十字疑証文攙入
○十萬鍾當今三萬三百石

蘇云長于喻者辭不迫而意獨至

蘇云但解龍斷二字正意已躍躍言外

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亦不用結語

○客不悅曰此蓋怒而起而言也上下兩字呼應特妙昧者則曰上坐字當作立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

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

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蘇云懷形于辭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懇惻離騷似之
○改之即用孟子言行其道也朱白必指一事而言非
此節又進一層言歸志既快猶且惓惓不忘益見三宿出晝之非滯滯

孟子本意
作一句讀何等筆力

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
與三宿反特
小人也
應前忘錄

此孟子自明三宿出畫之故通篇着眼處在王由足用數包其行道濟時之本心愛君澤民之餘意至今猶令人想見于千載之下尹士譏孟子以重濡滯層上二層乃就今日去齊之失而并迎其前日來齊之失耳看其上二層層層則是字後二層層層是何字實是分明下面孟子亦全是解明非濡滯意字不得已節非濡滯意已明下三宿節寫出畫時心事大出畫節寫出畫後心事皆用言不得已意以見三宿出畫非濡滯也至末後借小丈夫反形不覺慷慨而談頑石亦為之點頭矣尹士安得不自認其非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
微上
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
起下
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以數引起時
應此一時

蘇云平生自任如此

○辨解孟子遊於齊凡十餘年不可謂不久矣從始有去志則何以爲卿乎因今者之見崇之時始知王之不足以為善於是始有去志也其不受祿亦在見崇之後也豈從始不受祿乎
○師命蓋伐燕之役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應不豫色
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撮敘法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語喝破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
語道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

○我師欺我是言言可
信而師之也朱註誤
上節釋世子之疑下節勵
世子之志

親喪固所自盡何最重不
可他求是在世子堅其自
盡也是誠在我信其所自
盡也苟有大悅又自盡者
所感動也

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
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
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

○父兄百官皆不欲是樂
所眩眩強而行之用者大
悅乃厥疾瘳也

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
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
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
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
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
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

○在我賴裏曰是治道大本大機不唯喪禮一件也
○辨解曰字當移可字上

增補蘇氏孟子

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

即民之不自緩，愈見君之不可緩。蘇云：「句了便證。」

見恆心由于恆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

蘇云：「振一語。」

照分田主。此節結上起下。

此下三節總見助法當行

○夫世云々八字當移下，卿以下句上。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

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曾補蘇氏孟子

三

此節見行助之後便可教民總見助之實行應上恆心只帶說

○力行二字千古鐵案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蘇三引證結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所以要制神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蘇二方是叙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此節言井田之能善民俗。益見助法之善。鄉田同井。結上生下為一節。樞紐。○守望兩件事。此節詳井田之形體。蘇云。君與子于之君雖非。着意靜自相終始。

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八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民事不可緩。是一章大意。通章分兩截。看新子之國。以上是詳民事而實其力行。以下詳法制至期其潤澤。以行助為主。故前極言助法之善。後復以正經界詳告之。總完得一個民事至制祿乃行助。裏面事而學校亦因行助來俱帶說。上截勉君。下截勉臣。然以君為主。故下截起處曰子之君。收處曰君與子。帶定君說。實主分明。上截對文公說。只言助法之善。其法制之詳。留田對畢戰始言。乃淺深詳略法。亦一意分作兩層法。

神農始為耒耜收民稼穡
又教民日中為市起句已
伏並耕同價之根

增補蘇氏孟子

上

三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
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搗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
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
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一句劈空立案嚴重如山

為後文倍師伏案

伏下子是之尊

先揚法

解未聞

緊對與民並耕

解道

所謂為神農之言

張得二字與上則誠二字相應

此節當在書于耕處作一段
落下節末二句作一段
落上截為不自織一遍
下截何不為陶冶三層又
一遍上截曰書于耕下截
曰不可耕機調相配雖長
短多寡之不同然正須于
參差中識其整齊也

蘇云此下若決江河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
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
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餽爨以鐵耕乎曰然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
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
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
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去意用反筆

又一遍

宿意用正筆

蘇云三何

曾補蘇氏孟子

上

三

○路趙註為路也或傳露
國策則路君之道也

治人治於人承勞心勞力
說下食人食於人又承治
於人治人說下都用頂針
句法

蘇云以下反覆考証以見
大人之事

此處單就禹作一小束

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

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

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

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

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正見相濟而非相病

以洪水為

蘇治二字該下

二節傳字管至命致蓋禹稷契皆舜使堯而使之也故下專言堯舜

與上五穀不登相想

蘇云耕字

稷中國可得而食句

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

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

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

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

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

就養折養教

教之道

教之法

蘇云結一節

蘇云耕字

蘇云三句及合

意相生相足

此節固是承上然兩不得
字又起下得人
農夫也用例筆數出見非
堯舜之所憂正明斤並耕
之說
以分財教善觀起得人解
上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二
句

蘇云三段通作一段

用心學應上勞心

此引為不倍師之證凡四層而尤重曾子一層蓋曾子不改所事與陳相正相反故下獨言曾子
○似聖人趙註猶似孔子為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

此不係打三

蘇云繳亮舜

蘇云辨難

蘇云三排字

陳良用夏變夷

陳相變於夷

轉入許行今也二章與上昔者二字緊照

以磨字跌學字以方且字跌亦字不識處有結上四節同應用夏變夷二句

說許子之道可從不獨為許子辨亦是為倍師辨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八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抑彼

對

頂倍之

蘇云

應

四句承上異於曾子起下不善變

頂學之

由言不齊之極致

曾子辨亦是為倍師辨

四

上之四

獨借履為喻者以許行相
履就其所明者而通之也
亦明後缺帶處
○人豈為之哉言豈人力
之所為乎履雖巨然其功
能者與小履功者同賈
此天道耳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通篇作兩大截看。不覺變以上是關許行並耕之說。以下是關許行同價之說。然以關並耕為主。上截又分三截。首節許行陳相語為並耕之說。以上是緣起。種粟三節就許子所不能兼者以明詰。其不能耕。當荒之時。二節敘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三節斷堯舜所憂。大而必耕。總是關並耕之非。以上是正位。以下責其倍師是餘意。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眼目則理勝。訓達。許子先拿定許子自身且不能兼。這着則並耕之說不攻自破。種粟兩節以種粟句作一頭。下衣冠作一脚。釜餽鐵耕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但中間多以粟易械器四句。便覺變化不可捉摸耳。關並耕。下有不暇耕。不必耕。兩層。先重不必耕。以折許行厲民之說。然必俟說完。不暇耕。方徐及不必耕。則文勢緩散。故趁執捕八易械器四句。將有相濟。非相病道理。提明以照應。厲民自養。一筆如神。龍出沒于雲中。若隱若見。其奇變之極也。且許子數句。又追進一着。就他本身詰問。三個何字。一氣疊下。逼出他一個不可耕且為求。不可耕且為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矣。少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己口中吐出。乃見前路逼法之妙。陳相先說害于耕。已理屈詞窮。許子尚不遽折。他復以釜餽鐵反覆窮詰。直到他自吐百王之事。固不可耕。且為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此。一句方折得極有力。然則二字。如驚風雷。勢決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大暢。其旨滔滔。汨汨。陳相直目。口呆。無從吐氣。然則二句。既將他折倒。卻特地提起大綱來說。

喻申明亂天下意

喻申明亂天下意

四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見各有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為百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為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人尚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有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文法反覆。相因。展轉相足。引古語闡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當堯之時。兩節以堯獨憂之二句作頭。益禹稷契作兩股。聖人之憂民如此。二句作一束。兩股中上股重禹邊。而以益引起。下股重契邊。而以稷引起。極參差。亦極整齊。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並堯舜以不得舜。禹皋陶為已憂。俱以一憂字為眼目。乃上承勞心。下注豈無所用。其心何等針線。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救治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承上舜使益四段。堯舜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于治人也。大人之事也。農夫以百畝不易為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人之事也。相提並論。見大小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不必耕。可知東上起。下警動異常。自當堯之時。亦不用于耕。通三段作一大段。一則曰。雖欲耕得乎。再則曰。而暇耕乎。三則曰。亦不用乎。耕耳。凡三次提撥。耕字照顧。獨可耕且為與句。二不得耕以勢言。不暇耕以時言。不用耕以心言。一步深一步。見得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使得耕。暇耕。直不用耕。以上闢並耕之說。下乃責陳相倍師。一說陳良之賢。正以見相之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而並耕之說之非益驟然言下矣。前後話雖兩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歸根正意也。下喬入谷。已是個不善變。影子。然尚只就陳相自身說。至引詩說我狄。荆舒與土。南蠻。獻吉。相照。應見得如許行輩。為聖人所必誅。而陳相顧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顯貴陳相。正痛斥許行也。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

喻申明亂天下意

喻申明亂天下意

四

不曰夷之而必撥墨者
字是原敘法是妄法

通章以道字為眼目觀其
日不直則道不見以薄為
其道儒者之道亦必有道
處處提醒道字可見

夷子曉得孟子兩路擒他
乃引若保赤子之言援儒
入墨作墨子兼愛解又為
施由親始之言推墨附儒

以同價一結尾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為末段收煞直總通章蓋通章所關皆治國家事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

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

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作自己厚葬解所謂道詞
也故孟子關他親其兄五
句先解吾儒並無兼愛之
說且天之三句正破墨子
愛無差等之誤

此節言厚葬之心以深明
一本之意

歸重末二句言外見夷子
厚葬不失仁人孝子之用
心正以感悟他
惘然為問四字畫出夷子
悔悟神情真為生手

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

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

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

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惘然為問曰命之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

者

詳已意

蘇云又轉

先折彼

實

專

非其招尚不肯往奈何不待其招而往都是翻進一層褻法

蘇云提問語粘上折利字

前引虞人見其能守義此引王良見其不徇利此處輕輕敘過重龍我馳驅及我不貫二句為下羞與射者比句立案一終日不獲一朝而獲十之故留在良不可處方行說出亦前累後詳法意分作兩層

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

法

御者三句收拾上文為如枉道句作跌最有力以御者之不肯枉法反跌出君子之枉道是低一層跌法且子三句再進一層駁得盡

是焉得為大丈夫乎正駁他豈不誠大丈夫句開口一語喝破即引證以妾婦反對丈夫見丈夫且不是況大丈夫乎未節言大丈夫之事一氣

曰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陳代欲孟子枉己以有為孟子詳言已不可枉而枉已不可以有為齊景公告以不可往見之意下三節申言枉尺直尋之非凡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不可為以勢言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為之以守直子二句言枉道必不得利以理言篇中亦可為與弗為也正折他宜若可為句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

滾下筆力雄壯寫出孟子
泰出嚴嚴氣象以居廣
居三句為主而又從得志
不得志揭出三個大關頭
方是居之立之行之底實
証正與以順為正反對
此之謂三字與上見焉得
三字緊相呼應
○朱註廣居仁也正位禮也
大道義也
周霄提出一急字便隱為
後文難字作墊是一章眼
目
此節以諸侯失國形士之
失位下節以農夫之耕形
士之仕兩節一樣起法是
整齊處上節申言從客說
到主下節則但申言客邊

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
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
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
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
人蠶織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

上詳下畧上節從主位收
應弔字下節從客位收應
出疆字是變化處
此間重出疆二字與三月
對看言下似益發其急正
言外越無解于其難者
着用倒跌法

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
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周霄不欲諷孟子之難仕
卻轉從急仕重重跌入意
謂孟子已入其毅中卻被
孟子提出一道字救轉實
有山窮水盡之妙
蘇云三段從方折入本意
欲字從上願字生來惡字
從上賤字生來以欲字引
起惡字
○比喻有非君子之言者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
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
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書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此論亦野鄙君子不也
取
蘇云轉換如走丸

子不通功易事與子如通
之是一揮一闡之詞空中
振蕩文法

於此有人句說得鄭重所
謂中流砥柱也

梓匠輪輿何其輕為仁義
何其重乃重其所輕輕其
所重何施之懷承上兩層
辨駁殆盡

蘇云至此雖倒用志字倒
而復起以淡迴路轉一祝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
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
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
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
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

蘇云說

蘇云說

蘇云就邊翻下

地言士之有功當食

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
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
輕為仁義者矣文有只向
喻意辨明不必我正意而
正意自足者此類是也

此三節言湯能行王政未
有惡而伐之者

此節寫出湯之於葛委曲
實容教誨葛之於湯極力
拒命肆虐來為下節行師
張本

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
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歸結

分明是畏齊楚了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
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此節民望之民大悅及下節君子小人相迎等語總見王政之得民為未節欲以為君立案

此二節言武王能行王政未有惡而伐之者有依不為臣五句從紂厥土女說到士女來迎是順舉贊詞其君子以下乃是倒釋書意從君子小人之所以

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猷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征紂厥土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來迎則出取殘殺民通節一順一逆同環相應引書無心迴合湯一筆妙蘇云一折有萬鈞之力又更有操縱四海對齊楚望字對照字為君對伐字大字抹煞他小字

蘇云此喻從語事廖不貫串而文章燦然此最妙于喻者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証上取殘

折入宋

應起

設喻

喻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

喻長幼卑尊皆薛居州

含下誰為不善

在王所二段泛論其理末二句方實歸到不勝身上說一字與前一字眾字應如宋王何與欲王之善應

○陽貨先言陽貨若先來見孔子也

增補蕪世孟子 上孟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此句一章六首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齋肩詔笑病于夏畦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蘇云敘治亂畧無痕瑕

蘇云敘事

四七

一亂

一治

此節分兩截不得衣食以上包夏商說以下專屬紂說重下截為下節周公相

一亂

○邪說暴行又作六字恐行

此節亦分兩截大悅以上敘其驅除之功以下明其制作之由兩截相承下截乃足上截之意

增補卷之三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涿水警余，涿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

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

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五

亂

一治

此節亦分兩截禽獸也以上斥楊墨立教之非下者楊墨為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句為總以無君愛四字為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為斷以率獸食人二句為結局

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

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周公相武王，成其烈，仍歸重周公。

提起孔子

見亂賊有懼意

遞

提起周公

此四句除

一亂

懼字從孔子懼來即差聲

警余之心也
通節以開先聖之道句為
主距放正所以開之
亦一治

蘇章句總收大有筆力

昔者節結當是之時以下
六節我亦節結聖王不作
以後二節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推一步閑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緊接於其心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蘇云再收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起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章孟子自明扶持世道之心不得已則非好辯而其所以不得已者欲撥亂為治也中間歷敘治亂見救世之心自古聖賢皆然予何為獨不然我亦欲正人心節為通章歸宿治亂二字一篇綱

領不得已三字一篇骨下文澤水警余孔子懼吾為此懼全是畏天憫人萬不得已處故再收繳

二句直應起肩為一篇骨結至末節雖是驚然既專其責于己又欲公其責于人不得已精神逼

得更緊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此一道自堯舜以至孔孟無二致也看其第四節于堯

舜既沒下特提聖人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著又云閑先聖之道屢提道字是

全篇着眼處孟子文章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第四節聖人之道四字是

其提綱領處餘可類推章內敘治亂處一代甚一代敘聖賢救亂處一代難一代此雖事勢固

然然亦文章一步緊一步法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

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

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

○將猶將也

○巨擘猶五霸中鋒也
後人誤用為極義稱

此節伏下以書節食於
陵則居

此節何句敘事下節方斷
之

此節伏下以母則不食
兄之室則弗居

蘇云四句斷仲子之罪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
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
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願
曰。惡用是醜醜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
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內也。出而哇之。以母則
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

蘇云收報字

收拾上文相提

蘇論筆情

蘇云冷語反收

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
也。

蘇云繳充字

蘇云繳蚓字探字

此章總見仲子必不能廉。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定。下俱發明此意。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苦
節如此。故取其廉。孟子正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苦節。而不成其廉。起語借蚓相形。以窮仲
子之操。前後照應。皆用游戲之筆。孟子此章。但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
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稿壤黃泉之為潔。此文字最切最深
處。

堤辰三郎刺

